

楊偉舉 訪問原文精華抄本

(以下為訪問原文，內容未經考證；部份內容的考證可參考研究員整理後的文稿。)

楊：我是在香港出世的，日本仔時候回鄉避難，和平時回香港。最初在培英跳舞，大概在小四、小五，年份可能是1950、1951。學校的音樂老師教我們跳秧歌舞，在YMCA青年會。當時我是「肥仔」一名，傻呼呼的，全跳錯了還被老師罵，但又傻呼呼的入選了。當時沒想過跳舞，後來轉校了，由培英轉去漢華。最初也不是跳舞，而是參加話劇，聲音太沉，於是被人拉去跳舞。當時跳西藏舞，那時候世界青年聯歡節，中國得獎，[哼旋律].....西藏舞曲世界青年聯歡節得獎，於是我就在漢華開始跳舞。當時漢華有舞蹈組，當時漢華的舞蹈組都幾發達，原因主要是接受了梁倫老師、中原中藝的影響。得到兩個成果，第一就是一套基礎訓練，第二就創作舞蹈的概念。

楊：還記得當時編《原子姑娘》，還記得當時編《原子姑娘》，講述原子彈爆炸，和平用途。還記得當時編《原子姑娘》，講述原子彈爆炸，和平用途。當時跟同學你一句我一句，就已經是一個小舞劇，很夠膽的編。當時沒有基礎訓練，無中國舞或是芭蕾舞的訓練，是只有基本新派舞的訓練，那種創作思想已經有。記得當時在學生時候編過《運動場上》，講述不同的同學，有些是只顧讀書的書呆子，有些是波牛。講述幾個波牛如何幫助書呆子鍛煉身體。因這些人物真的在現實存在我把現實人物綜合變成舞蹈。這說明了當時有這種創作思想讓我們夠膽去編，當時沒有甚麼舞蹈或是應該如何創作的概念，就只是夠膽去做。學生時代最成功有兩個演出，第一個是《鄂爾多斯舞》，本來不是漢華的，是培僑的，我們向培僑學習，每個動作細緻地研究，將音樂情緒重新理解，剛巧是國慶演出，結果當在國慶時節期間連續出演四十幾場。當時的演出場地是酒樓、工會，沒有大型出場地，沒有正規演出場地。到了1962年，大會堂建成之後才有正式表演場地。第二個是《龍舞》，一條「龍」的「龍」。當時香港沒人舞龍，我們拿到這材料就自己跳，現在當然很多人舞龍，我們當時也很厲害，就躺在地上舞，一個人拿著兩個把來舞，很多花式。龍頸也是我們自己紮，是老師自己紮的，龍被也是自己做，用絲綢印刷來做，全部自己做，不是由國內訂做。結果反應非常好。

楊：初中時我已經去報館教跳舞，當時香港沒甚麼娛樂，沒有電視，有電影但只有很少。所以人們下班都沒有活動，我教他們跳集體舞。是呀，就是小孩教大人，因為我們懂得跳舞他們不懂，便由我們來教，都是一起玩。大公報，德輔道中大公報公司的天台，夜晚一個燈泡，就一起跳集體舞，匈牙利三人舞。教了一整年，使我們學懂組織晚會、如何控制場面，自小已有訓練。

楊：到將近畢業時，我在培英，若干同學參加學友社，也拉我去。學友社有個領舞組，本來我以為學友社的舞蹈很發達，因為學友社的舞蹈組叫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，原來不是很發達的，只是星期六有晚會，唱歌、講故事、跳土風舞、集體舞。當時學友社很簡陋，在別人天台、倉庫排練，場所不是很大，好像是在元州街。後來才有「七一九」那地方，在彌敦道。我們都不是在認真的教舞蹈，到了四月份的會慶，在香港大舞台。表演不錯，於是學友社就把這班人就組織成舞蹈組，由柯其毅負責，我也是其中一員。那時三個人，柯其毅負責芭蕾舞，我負責中國舞，還有陳維騫負責西方舞。

楊：我第一個認真編的舞是梁祝的《花間彩蝶》，當時俞麗拿的梁祝戲出版，音樂很好聽，於是我決定做一段，把中國舞的做手、芭蕾舞的托舉、佈景，還有乾冰都放進去，當時好少可以見到台上有乾冰。1960年在娛樂戲院做，當時觀眾覺得很驚訝，有技巧、有古典舞，這就是我第一個重覆再演的節目。1962年大會堂開幕，就想辦一個大製作，《仙羽神弓》。甚麼叫「開打」都不懂，中國舞要打架，結果找了李順庭，香港武術總會的創始人，又是畫家。他的壁虎功很厲害，他教我們刀槍劍擊，怎麼「開打」，怎樣造型。當時樂隊要找人作曲，就找來法國聲樂家姜成濤作曲，他是我漢華的同學，是我的同班同學。王光正先生做編曲，組織三、四十人的樂隊，都是音樂名家。1965年香港大雨成災，香港去香港仔的路斷了，香港仔涌尾受災嚴重，艇都吹翻了。當時學友社號召我

們救災，我們一班同學帶備糧食去做訪問，做了半年多，看見災情非常嚴重：艇全反了，他們住的船是一個箱，像一個棺材，只是在頭尾開個洞來煮食，衣服比我們的抹檯布還要髒、小朋友有夜盲症，很驚人，又有人得了肺病，痰多得要用竹筒盛載，我帶他們去看醫生。只是在頭尾開個洞來煮食，衣服比我們的抹檯布還要髒、小朋友有夜盲症，很驚人，又有人得了肺病，痰多得要用竹筒盛載，我帶他們去看醫生。學生負責替小孩補習，歷時大半年。同學深受感動，把這些故事搬上台，成了《風雨黎明》。因為是親身經歷，演員演出都很激動，觀眾又很感動。現實題材，反應好好，電影公司知道後，拿了我們的素材拍成《海燕》。